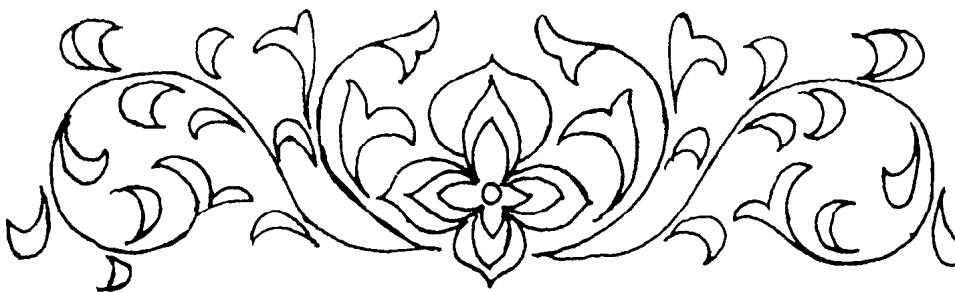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小说 140家 札记

曾庆瑞 赵遐秋 编



漓江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140家札记

曾庆瑞 赵退秋 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桂林市铁西小区61栋)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6.25 插页4 字数836,000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9780 册

书号: 10256·138 定价: 上两册共 8.30 元

目

题 记	1
-----	---

上

鲁 迅	历史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	1
叶圣陶	同声呼唤现代小说的诞生	17
陈衡哲	现代文坛上第一位女作家	26
汪敬熙	不会有批评人生的意义吗	34
杨振声	以理想意志补天然的缺陷	42
王思玷	从学生书房走向十字街头	50
冰 心	憧憬美和爱的理想的天国	58
王统照	他切实尝到人间的苦味了	67
庐 隐	苦闷彷徨焦灼的热情呼号	75
孙俪工	狂热地叫着什么都不要了	84
许地山	复杂的思想和奇特的风格	92
郑振铎	苍凉的气氛和浓郁的诗意	101
郭沫若	通过自己去看出一个时代	109
郁达夫	重压下弱国子民的时代病	117
成仿吾	最先透露了客观化的消息	127
王以仁	达夫式地声诉孤雁的悲哀	136

潘漠华	喊出农村衰败的一声悲叹	144
徐玉诺	留下乡村匪祸兵灾的剪影	152
许杰	点缀着特殊的野蛮的习俗	160
许钦文	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	168
王鲁彦	贯穿全作的焦灼苦闷情调	176
蹇先艾	冷酷的习俗中隐现着乡愁	185
黎锦明	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	193
彭家煌	能将乡土的气息化在纸上	201
李健吾	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	209
王任叔	喊出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	217
沈从文	集成败于一身的复杂作家	225
台静农	用心血细细写酸辛和凄楚	241
魏金枝	描写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	249
黄鹏基	真的文学家要写刺的文学	257
尚钺	意在讥刺暴露搏击的斧背	266
向培良	他的心灵听到时间的足音	273
凌叔华	叹息旧式女子不幸的命运	282
冯沅君	大声疾呼不得自由我宁死	290
石评梅	你永在人间何须招魂迢迢	298
苏雪林	开笔做小说就趋向这一派	306
陈翔鹤	艺术可以使生活更为高洁	315
陈炜漠	何至于连暗夜也要躲避呢	323
冯至	在悲凉的小说里饰以诗情	331
胡山源	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	339
废名	以冲淡为衣的有限的哀愁	347
徐志摩	独特的华丽风格的轮盘集	355
赖和	台湾新文学的伟大奠基人	363

张我军	在台湾拉开新文学的大幕	371
杨云萍	在五四新文学滋养下成长	379
老舍	现实主义的一代小说大师	387
张闻天	贡献了新文苑的前列之作	403
陈毅	问一问文学家你走那条路	411
蒋光慈	海燕掠过乌云弥漫的太空	419
洪灵菲	他是新兴文学中的特出者	427
阳翰笙	写标准的革命的浪漫谛克	435
戴平万	不写恋爱的普罗文学作家	443
冯铿	我们要立即杀出一条坦道	452
柔石	已足使全队走狗不敢狂吠	460
胡也频	要抓住这斗争时代的现实	468
丁玲	从黑暗中跨到新的时代来	476
楼适夷	把机会主义写进普罗文学	485
徐雉	时时跳动着一些新的光影	494
马宁	劳动者应该有自己的文学	502
白薇	和丁玲齐名的左翼女作家	511
叶紫	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	519
丘东平	发现了一个新世代的先影	528

下

茅盾	登上了小说新高峰的巨匠	537
巴金	艺术风格独特的小说大师	553
李劫人	描绘历史画卷的大河小说	569
张恨水	从旧派小说走向现实主义	578
施蛰存	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皈依	586
张天翼	尖锐的嘲讽和峭利的抨击	595

沙汀	铸造优秀的讽刺艺术精品	606
艾芜	切实描绘下层人物的悲剧	613
蒋牧良	苦痛的呼声和冷峻的嘲讽	621
欧阳山	中国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	630
草明	写工人题材的著名女作家	638
陈荒煤	注意探索人物心灵的变化	646
葛 覃	她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	654
吴组缃	有精密的组织故事的能力	662
林淡秋	浓郁画面中的强烈时代感	670
王西彦	为什么把他们写得这样苦	678
周文	军阀们明争暗斗的群丑图	686
罗淑	显示了真实朴素的本色美	694
萧军	失去的天地和受难的人民	702
萧红	给你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710
端木蕻良	带着他的憎恨闯进了文坛	718
罗烽	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	726
白朗	表现中华儿女的伟大气节	734
舒群	献上一颗热蓬蓬流血的心	742
骆宾基	着力描写各具风姿的人物	750
宋之的	在祖国危亡时刻拿起了笔	758
刘白羽	革命战火染红了大江南北	766
姚雪垠	是风雨如晦但已鸡鸣不已	774
谷斯范	写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队	782
田涛	将荒天下的罪恶冲刷干净	790
于逢	} 都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作风	798
易巩		
碧野	展现奴隶们的苦难和觉醒	806

靳 以	他始终诅咒黑暗呼唤光明	814
刘盛亚	鸡鸣前鬼定要回到地狱的	823
程造之	看到一些毁灭铁流的影子	831
王元化	火能烧掉所有腐败的东西	839
吴 岩	战火岂能烧尽苍翠的生机	847
郑定文	贯串着似淡而实深的哀愁	855
罗 洪	长于刻划人物的复杂心理	863
师 陀	从田园诗意转换到写讽刺	871
萧 乾	让读者来分享悲哀与喜悦	879
杨 逵	压不扁的玫瑰花光彩夺目	887
吴浊流	铁和血和泪铸成的男儿汉	895
钟理和	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	903
陈虚谷	揭露查大人补大人的嘴脸	911
赵树理	开创了小说创作的新方向	919
邵子南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小说	936
马 烽	} 和吕梁山的群众一起斗争	945
西 戎		
孔 厥	} 为平凡的儿女写英雄传记	953
袁 静		
孙 犁	弥漫着荷花淀清新的香气	962
陆 地	浓墨重彩为工农兵写新篇	970
周而复	含着热泪写完白求恩大夫	978
杜 埃	把海外抗日题材写进小说	986
杨 朔	热情塑造工农兵英雄群像	994
康 濯	植根于晋察冀沃土的香花	1002
萧也牧	纪念这真实人的一生劳绩	1010
柳 青	他有一种追踪摄魄的能力	1018

方 纪	一条值得继续探索的道路 ·····	1025
周立波	熊熊燃起农民报仇的火焰 ·····	1033
马 加	草原上开不败的绚丽花朵 ·····	1041
聂绀弩	唱出不存希冀幻想的挽歌 ·····	1049
钱钟书	把人物丑的内核猛然外化 ·····	1057
张爱玲	揭示荒唐怪诞的洋场社会 ·····	1065
陈残云	一连串可怕的影子在晃动 ·····	1073
李广田	走向那更有吸引力的地方 ·····	1081
路 翎	不以探索者的成败论英雄 ·····	1089
黄谷柳	激发了追求新前途的情绪 ·····	1097
叶君健	把流行在外的再移植回来 ·····	1105
黄震遐	上海滩上沉浮的流尸文学 ·····	1113
张资平 叶灵凤	} 海派小说走向堕落的深渊 ·····	1122
无名氏	四十年代的新鸳鸯蝴蝶派 ·····	1130
徐 讷 荆有麟 陈 途	} 为战国派张目的特务文学 ·····	1138

历史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

在欧洲，“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这是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九三年意大利文版宣言》里的一段话。每当读到这段话，我们就要想到鲁迅。

在我们中国，鲁迅恰恰也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知识分子。他也是一位历史的巨人。他以自己前半身的足迹结束了中国封建制度下知识分子叛逆者的道路。从“五四”时期开始，他又迈开自己的步伐，跨进了一个新的起点，成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伟大先驱。意大利的不朽诗人但丁，用他的传世名著《神曲》第一次给人们揭示了新时代的思想。我们中国的鲁迅，则在俄国十月革命刚刚过去半年，就贡献出了划时代的杰作《狂人日记》。《狂人日记》不仅惊醒了沉睡着的人们，呼唤他们起来向吃人的旧世界宣战，而且，犹如电闪雷鸣，它还充分预示了五四运动狂风暴雨的惊心动魄的壮丽前景。

由此，我们可以说，不只是在文学领域里，而且是在整个思想文化战线上，鲁迅都正是中国旧时代结束和新纪元开端的

一个闪光的标志。

这一点，早在二十年代就有人指出来了。一九二三年，沈雁冰就说，他读了《狂人日记》，简直觉得是“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①。一九二五年，张定璜又说，《狂人日记》使他觉得：“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②

历史，“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这就是《狂人日记》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的新时代感！

历史，“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这就是《狂人日记》给当时的中国文坛开辟的新纪元！

一篇《狂人日记》就如此惊世骇俗，如此具有神力，能使那时的青年们觉得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这真是对鲁迅小说的无比崇高的评价。

鲁迅的小说创作，包括《呐喊》、《彷徨》中写现代生活题材的二十五篇，《故事新编》中写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的八篇。

《狂人日记》表现了鲁迅小说的总主题——暴露这“食人民族”“吃人”的现实，揭示“吃人”的真相，惊醒那些由于长期黑暗统治而精神麻木了的人们，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创造一个容不得吃人的人的将来，创造一个新的时代。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说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就是这个意思。

① 沈雁冰：《读〈呐喊〉》。

② 张定璜：《鲁迅先生》。

鲁迅在《狂人日记》的篇首小“识”里说的“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也是这个意思。

鲁迅在《狂人日记》的篇末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要把中国人民从被吃的最悲惨的地位中拯救出来，还是这个意思。

鲁迅写《狂人日记》，忧愤何其深广！

《狂人日记》之后，“五四”之前，鲁迅写出的《孔乙己》和《药》把他小说创作的总主题具体化、形象化了。

他从两个方面呐喊：

他写《孔乙己》，在诅咒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毒害和摧残了孔乙己的同时，还写了孔乙己生活在麻木和冷酷的空气之中，写了给他以嘲弄和冷酷的麻木的人们中还有鲁镇上的一些贫苦人民。他写孔乙己没有得到一点人间的温暖，在无告的寂寞中生，在耻辱和痛苦中死，表现了他对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的中国人的深深的不满。鲁迅写《药》，继续表示了这种不满。华老栓一家三口，处在贫困的生活地位上，本来应该有一定的觉悟，然而被愚民政策愚弄得太愚昧无知了。他们一家，还有他们那小茶馆里的群众，丁字街口围观革命者示众“壮举”的颈项伸长得象许多鸭子似的看客，对于革命者遇难，竟是那样冷漠！那样麻木！那样不理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是在忧愤地呐喊：该用什么样的“药”来医治这麻木了的一群人的灵魂呢？

鲁迅写孔乙己，写夏瑜，还就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发出了呐喊。孔乙己被罪恶的科举制度坑害成了“好喝懒做”的“废物”，旧式知识分子为旧的封建社会制度殉葬，那是无可挽回的了。夏瑜呢？舍身社会革命，一身凛然正气，令人钦敬，可歌可泣！所以，鲁迅在他坟顶上安置了一个花环，悼念先烈，祝

愿革命力量发展，祝愿革命者遗志实现。然而，夏瑜单枪匹马，孤军奋战，可能还自视为黎民百姓的救世主。农民不觉悟，革命不能成功，跟他们这些革命家有没有关系呢？鲁迅呐喊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人生的路道，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道路，改革社会的道路，应该怎样走呢？

这两层意义上的呐喊，都触及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本质问题。讲农民问题，讲知识分子问题，就这两个问题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鲁迅也就在用艺术形象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正在到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探索道路。他，风云际会，生逢其时，被伟大的历史浪潮推到了一个崇高的地位上。他的小说，势将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面镜子了。

《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这三篇奠基之作以后，鲁迅的小说就是在革命的明镜这个格局下充分显示了伟大的历史价值的。

写农民和农村的生活，他在《明天》、《风波》、《故乡》、《阿Q正传》、《祝福》、《长明灯》、《离婚》里，继续写他对于“不幸”而又“不争”的深深的忧虑。写知识分子的道路，他在《一件小事》、《白光》、《端午节》、《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里，继续袒露知识分子心灵的历程。《呐喊》、《彷徨》中，还有《头发的故事》、《示众》，是直接写革命的教训的；《兔和猫》、《鸭的喜剧》、《弟兄》，是写鲁迅家庭生活的；《社戏》是写他自己的儿时生活的。

《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和她的宝儿，《祝福》里的祥林嫂和她的阿毛，都被“吃”掉了。《故乡》里的闰土和他的儿子水生，《风波》里的七斤和他的女儿六斤，再不改变这世道，也是要“吃”掉的。然而，人们又偏偏都那样麻木。单四嫂

子面对着人世间的愚弄和凌辱，还想把一切都忍受下来，祥林嫂连死亡都还不是她悲惨命运的结束，而是一种更大的恐怖的开端，却还是背着精神的重负，孤独地、悲惨地死去了。闰土似乎对自己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发出了无言的控诉，然而，他辛苦而麻木地生活，“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七斤好象向往新生活，辫子在辛亥革命时被剪去了，既不重新留起来，也不装条假的，然而，张勋复辟的风波前后，他和他的一家人，还有他们村庄上的那些穷人，却对革命显得那么游离。那小小的六斤，竟又新裹了脚，“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这该多么令人痛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该多么忧愤！

《白光》里的陈士成，和孔乙己一样，是无可救药的了。《肥皂》和《高老夫子》里的一群新旧国粹派，尤其是四铭和高尔础那样的假“新党”，鲁迅也理所当然地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笞。鲁迅的悲哀，鲁迅的忧愤，是在于方玄绰、青年作者、吕纬甫、魏连受等人。他描写的是这些知识分子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悲剧。《端午节》里的方玄绰，五四运动中觉醒过，眼前又债台高筑，万分困窘，却只愿追求恬淡和安闲的生活，对教员的索薪斗争颇以为“欠斟酌”，“太嚷嚷”。《幸福的家庭》里的青年作者，“五四”高潮中有过朝气蓬勃的时代和令人振奋的反抗斗争生活，也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苦难，然而，他逃避现实斗争，向逆境退让妥协，思想是庸俗的。《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在辛亥革命时期曾经是一个热情洋溢的革命青年，然而，五四运动过去了，他青春也凋逝了。为小兄弟迁葬，给船家女儿送剪绒花，都很无聊。他看出了无聊，却高兴去做，那是他要藉以满足自己敷衍、模模糊糊的生活。即使酒楼买醉，面对废园，他有惊悸、惶恐、自惭、自责，悔

惧交集，他也还是被残酷的现实生活压扁了。《孤独者》里的魏连受，比吕纬甫还要古怪。他在陈规俗礼、凡夫俗物面前，的确表现了“新党”的特色。然而，他的精神世界里充满了危机。反抗，是可怜的；他渴求的，只是一种报复的快意。本来他就生活在“一种百无聊赖的境地中”，难堪的威逼和凌辱又横加在头上，走投无路了，他又要复仇了。结果，他践踏、凌辱了别人，也蹂躏了自己的精神，造成了自己的灭亡，死了，也还得“独自冷冷清清地在阴间摸索”。鲁迅写魏连受，可以说是他对于个人主义的孤独作战的最严厉、最尖锐、最无情的批判。通过这种批判，鲁迅向着知识分子表示了他最热切的期望。消极、悲观，倒退，那是没有出路的，孤军奋战还是要被旧社会吞噬的。

对农民和广大的中国人民，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知识分子，鲁迅描写他们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悲剧；由此，他对旧民主主义革命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鲁迅并不消极，绝不悲观。

鲁迅一九〇九年留日归国，作为杰出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后起的精神界之优秀战士，他壮志满怀。不久，目睹政局动荡，社会腐败，看来看去，的确看得怀疑起来，有过失望，有过颓唐。他于是度过了一九一二年五月到一九一八年初蛰居古城北京的枯寂的生活。然而，他的精神悲剧，又意味着新旧思想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鲁迅的怀疑论，除去了悲观的色彩，终于成了超阶级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进化论开始向着马克思主义转化的一种形式。在苦闷和彷徨中思索和寻求的鲁迅，又被“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召唤到思想革命的战场上来了。他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就写信给好友许寿裳表示，虽然“历观国内无一佳像”，他却“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他

把自己的创作小说规定为听从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将令”的“遵命文学”。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回顾说，那时，他呐喊几声，是要“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在那篇《〈自选集〉自序》里，他还明确说他是“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在创作里，他是要“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来的。

这“亮色”，在《药》里，《明天》里，《长明灯》里，还有其他一部分作品里，都曾一再显出过。而《阿Q正传》和《伤逝》，堪称这方面的杰作。

《阿Q正传》当然写了阿Q的麻木愚昧不觉醒的一面。小说写作伊始，在第二章《优胜记略》、第三章《续优胜记略》里，鲁迅就通过阿Q的“行状”来刻划阿Q性格的主要特征——精神胜利法了。第四章《恋爱的悲剧》，第五章《生计问题》，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又在描写阿Q的现实遭遇、揭露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压迫剥削的极端残酷的时候，继续展示了阿Q的性格。这个阿Q，对于被屈辱、被损害的伤痛的健忘，自轻自贱、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受辱或失败之后向比他更弱的人去泄恨，总之，那又愚又弱的国民性，那不长进的民族的病态精神，都被鲁迅揭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然而，鲁迅却从阿Q身上发掘出了中国农民的革命性，用阿Q的形象显示了被压迫阶级本性里闪烁着的革命的火花。连他自己也承认，他把阿Q写成这样，是他初写时没有料到的。这是文学创作中“形象大于思想”的现象。他描画的艺术形象的客观意义超出了他的倾向范围和理解了。

这是现实主义的伟大力量。鲁迅遵循的正是严格的现实主义法则。

阿Q，生活在黑暗的未庄，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是一个孤苦伶仃的流浪雇农。他没有土地和农具，没有房屋和家小；“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押牌宝赌输了之后，第二天仍不忘肿着眼睛去做工。一天不做工，他就得饿肚子。统治者横加在他头上的，不仅是惨重的经济剥削，还有残酷的政治压迫，极为残忍的精神上的迫害。他的一生，竟然饱含着那么多的侮辱和轻蔑！他连自己的姓名和籍贯都弄得很“渺茫”了。谁都可以任意蛮横地欺压他、凌辱他。赵太爷打过他，假洋鬼子也打过他，而地保竟在他挨打之后还向他借端敲诈勒索。赵太爷姓赵，阿Q就不能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赵太爷有钱纳妾，“买一个小的”，阿Q却没钱娶上一个正经的老婆。眼看快到三十，该成家了，然而，他向赵府女佣人吴妈求爱，跪在吴妈面前那么憨厚，却不料闯下大祸一场，酿成辛酸的悲剧，最后被剥夺得只剩一条裤子了。而且，从此以后，在未庄，“没有一个人来叫他做短工”了，绝了生路了。这样的农民，怎么能不产生革命的要求？

列宁说过，多少世纪以来，劳动农民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阿Q并不例外。仇恨压迫者，这正是实际生活所赋予阿Q的一种教养。这种教养，总会在阿Q身上产生巨大作用的。除了革命，他没有别的生路。

果然，革命风暴一旦卷来，阿Q埋藏在心头的这种仇恨终于爆发出来。阿Q要革命了。作品第七章《革命》所作的淋漓尽致的描写，表明鲁迅发掘阿Q的革命性到了何等深刻的程度。

自然，阿Q对革命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曾经指出：“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

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好在鲁迅十分清醒。鲁迅写阿Q躺在土谷祠里的思想“进跳”就是阿Q的真实愿望——“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这证明，阿Q的“革命”，观念是糊涂的，这也许很可笑；他那些行动也很幼稚，叫人尤其觉得可笑。但是，他要造旧世界的反，那愿望却是真诚的，热烈的。他把改变自己赤贫境遇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革命上了。不管怎么说，阿Q的复仇、安家、成亲一类的想法，确实可以使封建统治阶级不寒而栗！

令人十分敬佩的，还是鲁迅对阿Q革命性的发掘。虽然阿Q的革命是个悲剧。资产阶级革命派抛弃了他，假洋鬼子们不准他革命，以至最后串通复辟党杀了他的头，但鲁迅坚信：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①

《伤逝》里显示的鲁迅思想的亮色更有光彩。

不错，“五四”落潮后，新文化阵营发生分化，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使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风云流散之中，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鲁迅经历了这样的变化，他看到“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感到自己“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似的。他也真陷入了新的苦闷，又一度彷徨过。他深知

① 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